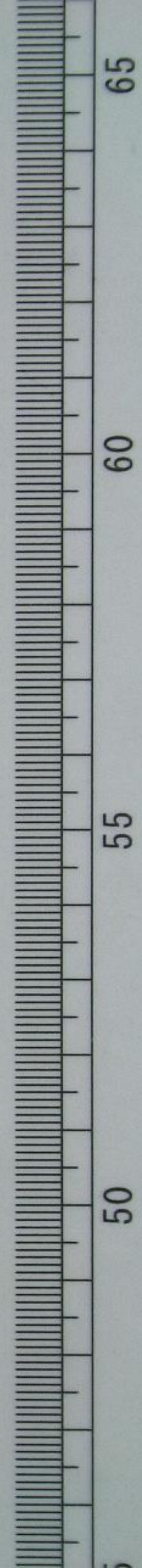


文章範範
五十六
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8
6



文庫 11
D 228
6

折田泉文庫

點註續文章軌範卷之五

明 東郭鄒守益批撰

漪園焦 竑評校

九我李廷機註閱

日本 南溪宮脇通赫 輯補

小心文

過秦論 中

賈誼 前漢 誼 洛陽

南溪云此篇舉秦未得志時勢已得志時勢明其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人文帝時召為博士時年二十餘後拜梁王太傅上治安策論者以為通達國體



吉田

010190557079

興亡所由不孝公蓋強盛故先述之毅山秦塞也其山在弘農澠池縣

用議論引証函谷關名擁據也雍州九州之一今京兆府孝公所都

於詩六義為賦賦體間用長短句騰波瀾

現奇文圖活流動一氣呵成有破竹勢

真是古今絕調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秦立異母弟是昭襄王也

波瀾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言取魏地之陽○有頃

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

東割膏腴之地土膏肥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在我為要諸侯恐

懼會盟而謀弱秦以下序六國攻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好

法以致天下之士惜也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

孟嘗田趙有平原趙勝楚有春申黃歇魏有信陵無忌此四君者

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

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衆關東連兵曰從於是六國之

士有甯越趙人徐尚蘇秦杜赫周人之屬為之謀此四士齊明

毅之徒通其意此八人相通吳起孫臏帶佗音兒良兒音春

王廖音聊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田忌廉頗趙奢之

朋制其兵此八人皆善用兵者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

秦秦人開關而延敵秦恃其地高險開函谷關延諸侯之師以待敵九國之師遂

戰國策卷之五

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

矣六國之士以下三段是一套事為之謀通其意制其兵詞意相應於是從散約解爭割

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追逐伏尸百萬

流血漂鹵即書流血漂杵鹵楛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如屠宰之割肉分裂

河山諸國河山於疆國請伏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

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六世孝公惠文

王武王昭王考文王莊襄王○貞西山曰自始皇奮六世

之句至帝王萬世之業也是一大段總言事定威振始廢

占道自立基業中間句法長短不齊波瀾騰湧令人應接不遑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

以洛都為西周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周考王封弟桓公於河南是為東周君而而亡諸侯履至

尊而制六合天地四方執高才擊也長曰扑以鞭笞天下威

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即百倪

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

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

是廢先王之道然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民更名曰黔首

此第一節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音

也兵刃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墮名城句管然後

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據億丈之城

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踐華句管到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南漢云利字便字合之即勢字利便二字可以解勢字

敲音巧短杖也

齊國策此固大王所以鞭

箠使也自係其頸低頭性

性命於獄官下吏

繫史及文選作係

漢書五行志長五丈足履

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

見于臨洮故銷兵器鑄而

象之

誰何詰問也

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

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良將勁弩句至

此是承上接下最緊要處○茅坤云自以為三字下得精神惟其自以為固所以請成得以亡秦前入下字下句不

苟如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勝甕牖繩樞之

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樞戶樞也謂以甕為牖以繩繫戶樞也氓隸賤役遷徙之

徒謂涉為成魚陽之徒也二世元年首亂天下豪傑並起秦遂以亡○林希元曰始皇既沒以下言陳涉起事歷言

其人微也以壞事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

朱猗頤之富陶朱公猗頤皆富人也史記曰范蠡相越滅

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

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頤魯之窮士也耕則常

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滋息不可計十年間貲

稱陶朱猗頤躡足行伍之間而崛起阡陌之中起也卒

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言無鋒及揭竿為

旗言無旗天下雲集響應如雲之集于羸糧而景從者如影

隨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呂云以上言亡秦之易

意且夫天下非小弱也茅云轉得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

若也言猶如前且又曰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

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鉏鉏柄也矜巨非鈞於鈞戟

長鍛也鉏利也鈞戟長鍛皆兵名鈞戟似矛及下有鐵適

如淳云機塊推也

阡陌田間道南北為阡東西為陌

鉏耰助也如淳云機塊推也

矜与程同
鉞之柄
銘思廉切

黎胡結切度也

王制天子七廟

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適讀曰謫言涉戍。漁陽之眾抗敵也。王鳳洲云此段長

短相間。丈勢起伏。七個也。字相次而下。可觀古人文法。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

及鄉時之士也。言涉之用軍。皆不及昔時。九國之將相。鄉讀曰嚮。然而成敗異變。

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黎大比權量力。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眾之權。招音翹

八州而朝。同列。招。稷。冀。兗。青。徐。揚。荆。豫。梁。八州之諸侯。來朝。此槩括一篇意思。而歸結之末句。尤

有萬鈞。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殷函為宮。一夫作

難。指陳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指秦王子嬰為項羽

所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攻言并天下。以上事守言廢先王之道。以下事一篇

南漢云。按攻尚。謂能

矣。文意。只以兩句斷破。何等筆力。何等識見。茅鹿門曰。秦始終興亡盛衰之變。瞭然篇中。更以過秦下篇。參閱。尤具

收。謂收人望。損民心。卒國

真西山評。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

者徒為高尚之論。使其一代。拙于攻守

然者。讀之。可。以發人。才思。

實用之道。是以求明。同毛

賈生論秦之所以成敗。蓋千有餘言。而卒斷之。妙但兩言。謂攻守勢異。非至當之論也。蓋當時儒

命。美狄於此。等評語。亦可見也。

不免。況他手哉。

過秦論下

賈誼

南漢云此篇專論秦二世以議論為主比之前篇文格相下幾案然非真知經濟方者不能言到而後止所不多得也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茅坤云此別天下之士靡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也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一篇命脉在此先叙近古無王見秦之可以守威死功處然後責秦皆足無中生有死中求活的議論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法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余有丁云按賈書作是其所以取之也文意甚明史添守之者異四字似誤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此為始皇計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自是緊要議論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

兼弱攻味

南漢云其道不易孤獨而有之數句便精神骨髓處勿平平者過又云守之者異也五字屬下句可漸

南漢云其道不易孤獨而有之數句便精神骨髓處勿平平者過又云守之者異也五字屬下句可漸

詩或鳴款款

古詩集卷之九

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寒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

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

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窮困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

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二世

只此四句說盡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

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

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嚮應者其民危也故先

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

已意外生意較前篇又是一種議論此天下雖有逆行

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

秦始皇二十六年平定天下

下海內為郡縣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王鳳洲評秦始皇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亦廓然大公哉春秋之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戎漾漢燕有三閔陸渾之戎莫有鮮虞赤狄白狄山戎荆楊之地則無非夷者其人与鳥跡雜而生堯舜之世化不得過數千里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為教耳秦一蕩洗之而至于今即西北至于朔方遼西北終令支之地亡不襲衣冠而談詩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

鄒東郭評此篇詞氣不逮前篇而意之感慨尤切余故取之

林希元評鋪叙素人興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法度議論根義理詞氣開闔起伏精深雄大真名世之作也似此不多得矣

論巴蜀檄

司馬相如

隸步黑反俗作隸父火非也隸也

唐蒙使畧通夜郎西隸中又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論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伐匈奴

康居西域重譯納貢誓首來享南夷之君西隸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齊楚

八

鄭玄禮註曰致之言至也

奉與捧同兩手拱承也

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衆口向也皆鄉

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濶不能自致夫不順

者已誅此說匈奴西域而為善者未賞此說巴蜀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中郎將即唐蒙也實伏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言發卒不衛

使者不然防衛使者道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本意未

兵○楊慎云不順者已誅北征匈奴移師東指之類是也為善未賞南夷西焚效貢職爭歸義者是也此兩句開繳兩段

意今聞其乃發軍興制發軍謂發三軍之衆與驚懼子弟

憂患長老歸過于郡又擅為轉粟運輸歸過于皆非陛下

之意也出脫武帝樓昉云皆非陛下之意結前生後語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

攝弓持也

亦責百姓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烽烟

火有寇則舉燧積薪有寇則燔烽主晝燧主夜皆攝弓而馳荷戈而走又借邊郡

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

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謂編戶也而與

巴蜀異主裁余有丁云作賊後靡而作檄明切渾厚此其為相如之文也計深慮遠急

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植圭而爵

折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盛稱爵位以犇動之

故云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其忠敬居

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

南漢云世論漢武帝者以好大用武如啖之余嘗按凡國家盛在好大強在用武不然國家日趨小弱

外侮不可得而禦也今觀漢武帝之所行與相如氏之所贊乃在此而不在此宜矣其能廣國境服四裔也後儒不達于此區區安成其無益乎精世累人心益不振國脈愈衰弱以至不能維持國家悲哉

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取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此又責其父兄○王維自云此上先以邊上盡人臣之節父者形之以發其愧心至今奉幣以下古以正義責之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有閑鎖繳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繳上文總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情文兼盡一議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欲已親見

漢書百官表曰縣有當夷曰道

近縣恐遠所給谷山澤之民不徧聞近縣之民使者已口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上皆非陛

樓迂齋評此篇文全是為武帝文過飾非最害人主心術然又字委曲回護出脫得不覺又不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教百姓當一半不是最善為辭深得告諭之體

王鳳洲評長卿以賦為文故諭蜀封禪辭麗而少骨賈誼以文為賦故予屈鵬鳥率直而乏華

報任安書任安字少卿滎陽人為司馬遷既被遷

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任安為益州刺史史乃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之云

太史公牛馬走大史公遷以談也走猶僕也言司馬遷再拜言茅坤云太史遷此文乃天地間有數者不可多得似此長篇大牘不覺重瑣讀之人自忘倦學者孰此長

南漢云此篇歷叙遭遇辨論解釋意到筆到曲折詳

盡淋漓感慨于議論少卿足下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

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也望怨而用流

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自解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

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穢謂被刑動而見尤欲益反

損是以獨抑鬱而與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言我

而為又令誰聽我也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伯牙善鼓琴

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

為世無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若僕大質已

虧缺矣雖材懷隨和隨侯珠和氏璧行若由夷許由夷終不可以為

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黜辱也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

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此段解所

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安為戾太子事囚于獄涉旬月迫季冬將刑

僕又薄從上雍薄迫也此叙已恐卒然不可為諱言死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

窮長逝死也言不答書而少卿死私心之言無窮也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

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

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

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修身者至君子之林矣

盡淋漓感慨于議論
出愈新不見
重復瑣屑華
鋒刃到又米
燦爛自然成
章亦謂多矣
益辨者真是
傑作歷代長
篇之集錦

服皮曰從武
帝還

從上雍祠神

東晉書卷五

賢言錄卷五

士所以自^以意^{起下}故禍莫^慘憐於欲利^{憐音}悲莫痛於傷心行莫

醜於辱先^其詬莫大於官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

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云靈}

過市孔子耻之去衛過曹此言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

趙良寒心^{趙良說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同子驂乘衣

絲變色^{趙談與遷父同名故諱曰同子武帝朝東宮趙談}

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自古而恥

刑餘人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絲益之字也

慷慨激昂之意

之^{盧辯治云此書以一辱字為眼目}夫中材之人事有

關於官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

人奈何令刀鋸之餘^刑薦天下豪傑我僕賴先人緒業

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思也}僕賴先人

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

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

功^也塞取^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

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

夫之列^{下大夫}亦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網維盡思

臣瓚曰太史王鳳洲云偉辯處傾側詞場精華處

夫也外廷即

僕射外朝也

夫也外廷即

僕射外朝也

臣瓚曰太史王鳳洲云偉辯處傾側詞場精華處

夫也外廷即

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音塔之中。乃欲仰首伸

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

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此以下明得罪之由。○王慎中

云。此本末句當管到受辱著書。且與下文未易一二為俗人言難為俗人言相呼應。僕少負不羈之

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

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

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自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

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論語子曰有是夫。劉向曰夫助

句。僕與李陵俱居門下。同為侍中。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

未嘗銜金酒接。慙慙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

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

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

風。夫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

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媒。合

罪。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

足歷王庭。單于所居處。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胡地

仰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言陵軍少。所殺多。故曰過當。勇

救死扶傷。不給。糒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

漢書曰匈奴之臣匈奴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

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何

躬自流涕沐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

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

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

上慘愴沮悼誠欲效其款款忠實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

大夫絕甘分少且者已絕而不食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

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

以報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

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_惟黜之辭未能盡明

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李善

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_今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

值而貳師少功上以_卷誣罔欲沮貳師而為_陵游說下_遷

腐刑○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_誣上_遷大吉曰此

史記中_往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

往借_發之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

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淡幽囹圄之

中庸得一_蓋拳拳不失_注捧持之兒

漢書曰匈奴之臣匈奴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

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何

躬自流涕沐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

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

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

上慘愴沮悼誠欲效其款款忠實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

大夫絕甘分少且者已絕而不食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

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

以報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

史記卷之九十一

中誰可告想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

既生降賴其家聲而僕又侮之蠶室得音二也蠶室重刑處使其避風重

為天下觀笑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

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

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遷父為太史掌天文律曆卜筮祠祝之事為天子所戲弄如倡優所畜以為調戲者故為俗之所輕也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

一毛與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

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

也人固有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

也志士用生死其死所歸趣殊矣太上不辱先考祖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

理色道理顏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黜體受辱被縲其次易服

受辱謂著赭衣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

受辱剔毛髮謂髡也嬰金鐵謂鎖也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毀肌膚謂

體謂劓劓謂割也最下腐刑極矣官刑腐臭故曰腐刑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

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淵山百獸震恐及在陷罪之

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言其威為人所制故士有

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也

也早自決定計於未萌則明矣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也

誠屈也

關貫也

文選肢作支

傳禮由禮

文選陷作檻

燕往讀人章枕記 卷五

廿五

於園牆之中。園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

正惕息。正容也何者積威約之勢也。李廷機云太史公作周勃傳凡兩叙獄吏處多

悲酸即此意且載勃之言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與此見獄吏則頭搶地句千古猶令人傷悼及

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

於羸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

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敖趙王張耳子因貫高謀反捕敖繫獄絳侯誅諸呂

絳侯權傾五伯囚於請室。請罪之室魏其大將也。魏其寶嬰衣赭衣

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也李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居室

田蚡所居之室田蚡怒灌夫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

物也劫胡研切推罪人也

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壹體

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

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

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

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

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

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

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

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荆淮之間

由獲古字通為臧中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

冀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采

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個儻卓

非常之人稱焉余有丁云至此始說出本意言不辭冀

也士之中者恨字私心有所不盡鄙陋謂修史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

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兵法修列不韋遷

蜀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

之所為作也叙得錯綜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

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

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

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

贊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

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

地之際天文地理通古今之變人事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倉

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凌雅隆云史遷

故通篇不脫一辱字此結言僕誠已著此書藏諸名山傳

之其人其人謂與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

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子長恨在

且負下未易居

李善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

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

遭此禍重為鄉黨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

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

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

發背露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

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狂惑謂令少卿乃教

以推賢進士李廷機云此書太史公本意總是却少卿推賢進士之教故四字為一篇綱領始終亦自

相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曼美也以自

飾無益於俗不信紙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

刺音粹

書不能悉意畧陳固陋謹再拜

董份

評太史公作史記雖得手足跡殆遍之後然其高才天授自不可及只如人固有一死一段何等

雄偉何等慷慨誦其文想見其人真有一里比肩之思

聞樂對

中山靖王

前漢

中山靖王名勝景帝第九子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其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寬鼂錯之策皆以諸侯

連城數十秦疆欲稍侵削數秦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

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答服其臣使誣其君多自以侵寃建元三年

代王登長沙王登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欵繁古累字重也○真德秀思者不

兩溪云此篇直述衷情逐節以譬喻証明明快的切聽者最易感動亦是一休

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名荆

軻為之低而不食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送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淚荆軻不能

復食也齊之賢者居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雍門因以為

號以善鼓琴謁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收豎將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

君喟然嘆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

於邑短氣兒一段○幼眇精微也○蔡清云愁腸盈襟悲思滿紙讀之一字一泪夫衆煦漂山吹

橫集也一段○幼眇精微也○蔡清云愁腸盈襟悲思滿紙讀之一字一泪夫衆煦漂山吹

煦也漂聚蠶成雷顏師古曰朋黨執虎十夫撓推也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蒸庶之成風增積

之生害也二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言積載輕物物多並令車

軸毀折而鳥之所以能飛相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紛驚逢羅潛然山涕三段○言

法門可為出涕者○交約言云此等文字不直叙其情而特徵緩其詞如詩比興之類臣聞白日曬光

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蠶蟲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昏塵

埃布覆昧不見泰山掃亦布散也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

不得聞雍猶壅塞也讒言之徒蠶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

聞臣竊自悲也四臣聞社鱗不灌屋鼠不熏恐傷屋

鼠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

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葭蘆也葭者乃

蠶生衆多也

伯奇尹吉甫子也吉甫聽后妻之言疑而逐之

蘆中白皮平薄者也葭葉前薄瀉毛喻輕甚言之也群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

擯卻骨肉水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五段

廷機云引喻明切使詩云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聽者自爾身疎髮豎

維憂用老心之憂疾疾如疾首詩小弁○結意尤高不煩詞說文之有收拾處臣

之謂也具以史所侵聞於是上乃學諸侯之禮省有司所

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公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号輒列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折弱小云

章惠伯評首段明開漢而泣之意三四段明為群傍所蔽五段明疎間親六段引詩為結

魚游園評此与鄒陽獄中書同一体

論饗粟

鼂錯前漢鼂錯穎川

人學中韓刑名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文帝遣受高書於伏生遷太子家令号知囊

南溪云此篇節節的當事情體製不求新奇而自新

精巧而自精奇文字不求巧學者務求的當事實自得驚人文字

又云一國食粟生者準據此說以行政治國家富強不求而至否則富強雖求

也包含大意○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也湯禹

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

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文法亦

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

生於不饗不饗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

不至貧弱，
侵不可救也。
夫謹此篇，不
明于此者，不
惟未嘗讀之，
亦濶事情最
甚者耳。

此段言當務農，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
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
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
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
哉。已上數句，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
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照上不能民
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
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此
言常賤金玉，亦先
陳寶金玉之書。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

南溪云：余生
長田野，固通
農家之事情，
今看到此，其
辛苦之情，能
寫得真實便

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土而民易去，其鄉盜賊
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于時，聚于
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
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一句收○
此段與上
段相照，上段用三四句截住，此段只
句截住，皆是文法變化處，何等奇健。今農夫五口之家，
此下至不可得也，却說
農商利害處，曲盡世態。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服事也，給其
公事之役。其
誦之惻然，真
為有用文章。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
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

驚於彼此古今之無異也為此掩卷嘆息矣

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轉

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

當其有者半費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

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

操其奇贏謂有餘財而積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

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

千里游教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

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

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

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

可得也方今之務此下是一篇正意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

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

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

錢粟有所課散夫能入粟以受爵轉皆有餘者也取於有

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

而民利者也林希元云此幾轉洵湧豐出錯落可見順於民心轉所補者三

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

一匹者。復卒三人。三轉。言當為卒免。其二。人為卒者。復其錢也。車騎者。天下

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

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四。轉。以是觀之。上意。粟者。王者大

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而上。廼復一人耳。

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破車。騎意。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

而無窮。此段甚有歸束。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

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

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把爵字。粟字。雙關收上。又有散動人主。處妙妙。

漢書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古曰上造。第二等。爵稍增至

四。石為五大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

趙雪航評。鼂錯貴粟之論。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其富國強

民之術。誠精熟者也。故文帝嘉納。皆底于行。可謂有用之文章。

蘇東坡評。蘇秦之談說。鼂錯之敷奏。不惟曲盡當時事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前漢

舒字長君。鉅鹿人。舉孝廉。昭帝元鳳中。守廷尉史。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

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

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立意不凡。○胡思泉曰。安故桓

南溪云。此篇明為政之道。當以天道為準。據首段述天道之幽奧。

次說承天心之效次論能天心之效次論能論及當時治獄之政不得其道文字有法度有開闔曲折而條達平直而恍惚以天責君以道匡主特見其識見正大氣魄忠實

武帝病篤霍光曰謹當嗣

者上曰前意立小子君行周公之事乃詔立弗陵太子

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言推心以及天下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漢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終前天以開聖人意○從前許多議論都把此句遏住且開後面由天合符及以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室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方是意蔑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也止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氣薰也心實禍蔽塞以上十失○叙十夫處詞法甚好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

書大禹謨

歐言區逐也

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古絕者不可復屬。深切痛快令貫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夫人情之一節，議論曲盡獄吏之弊。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讀曰吏治者利其然，則指

文致文飾其罪而致之於法。
權時大概為之也。

孔子世家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後其

點注讀文章九已卷五

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畏為上所部退則精熟周悉致之法蓋奏當之成，當謂處其罪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谷即臯陶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句法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媮苟且也。一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直是明目張膽議論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畫獄水吏尚不入不對況真實乎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比喻引起下意正是上書本意且收束前面許多說

類也 山藪四句言 十五年左傳

話有照應有 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 國君含詬山藪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污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此病也

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 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

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首尾用天字照應蓋人君

所畏者天唯天 可以聳動之耳

鄒東郭評溫舒此書詞議明達援引當理深中宣帝刑名法律之病而當時莫之用卒不能以臻中興之美也

惜哉

趙廣漢蓋寬 胡思泉評宣帝用刑深刻趙蓋楊韓之不得其死可以見矣溫舒此書可謂對病之藥其言深刻之弊讀

之令人酸鼻宣帝見其畫 而賢之不失為賢君也

喜雨亭記

蘇東坡

南溪云此篇 平明圓活光

亭以雨名志喜也就見華名○林次崖云把名亭名字作光景以下凡八九个名字古者

彩玲瓏宛如 玻璃盤上走

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解所以志喜之意周公得禾以名其書

又云東坡所 喜在陰陽調

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帝元

和所樂在國 家治安便因

狩六年夏得寶鼎汾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左文公十一

名亭以茶平 生之志胸宇

獲長狄僑如乃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此節且說忘喜

恢豁襟度瀟 洒亭雖小也

意子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

然所期亦係

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

不可見

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

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似春秋書法

抹音便喜樂

可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于市農夫相與抹於野

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只句幹上作亭接得甚有法

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

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

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

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

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

其又可忘耶此一段說得雨之喜不可忘○胡時化曰余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

禱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此是實事一雨三日

伊誰之力此句已包太守天子造物太空意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

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大空大

空真真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此一截則歌咏此亭之

鹿門云樂亦餘音

餅與餅同
億料度也
南漢云衣食
最切於生活
者故衣食足
而民心安民
心安而天下
平善哉此歌
東坡寫扶風
時陳希亮
鳳翔府

姜鳳阿評此篇題小而語大議論干涉

林次崖評說喜雨處切當人情入事未雖似戲然自太守

而歸功天子造化亦是實理非虛美也文字通

徹流動如珠走盤而不離半盤他人雖

有此意思未必有此筆力真大家手也

張子韶評予聞陳伯修云喜雨亭記

樓迂齋評蟬蛻污濁之中浮游塵埃

王鳳洲評看東坡此篇文字曾次灑

政事堂記

攬古巧又擾茅鹿門評凡人文字須是筆頭上攪得數百鈞起此篇

兩漢云此篇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

非淺識過儒係文字此堂得以議之高古絕無庸陋之氣臣不可以

悖道於君逆道于人驕道于貨亂道于刑尅一方之命變

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

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

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

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不可以

擅加于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茶

不賞削茶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

登斯堂者此堂得以殺之有氣力有光燄蓋以忠正之氣

能不凜凜此堂得以殺之探為侃侃之辭自是擔得斤兩

刑法志云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兵食賦以足兵

大悉稱法度乃須與湯誥周書同傳後

之所能通文字亦古雅雄

曲盡其理與是自有開

點註續文章動範 卷五

昭帝崩亡嗣之實然此便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

賀者武帝孫也馬邑哀王又有斧鉞有配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

子也既至即危行濬亂靈伊尹放太甲之不嗣伊尹段是總上意周公逐管蔡之不

光遂議以太皇太后詔廢昌邑王迎武帝下義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傑也正廬陵之位此承上舉宰

曾孫病已是意天子掩九重之耳煖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務句法不賢者為戒

唐書高宗崩太子哲即位是為中宗明年武后廢帝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之思可以為終身

之戒前懼以當時之法未復懼以青史之名而句法亦奇健

鄒東郭評文勢層疊詞法練捷縱橫闔闢自有奇妙處讀

者頓覺無厭正業華者所宜取以為法者也

王鳳洲評此篇文字學士家視為常物若細覽之筆下變化如走龍蛇是初學之利及信可傳而可法也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宋司馬光

字君實夏縣人官至左僕射著資治通鑑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此句闕

原古者言漢興以來始置官大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

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言始設諫官居

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

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于利也兩語尤奇其諷公

不及其間相去何遠哉為諫官之律令天禧初真宗

用司馬光之

見解與筆力
作就所以爾

耳

漢文帝始詔

舉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至

直帝時有諫

議大夫

錢君名昆字

裕之吳越王

沐子也官至

右諫議大夫

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仁宗錢君始書其名于

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仁宗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

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

不懼哉結句三四語稟稟

鄒東郭評此一篇僅百餘字而諫意以悉未後指名而議

樓迂齋評首尾百六十八字而包括無餘識治體

林次崖評此等文字關係世教不可文字見之凡

李九我評此篇當與歐陽公上范司諫並觀而汲於名

者猶汲汲於利也兩語忠肝義膽炳煥篇章尤
發歐陽所未發真
名宰相之言也哉

點註續文章軌範卷之五終

點註續文章軌範卷之六

明 東郭鄒守益批選

漪園焦 竑評校

九我李廷機註閱

日本 南溪宮脇通赫 輯補

小心文

白麟奇木對

終軍 前漢終軍字子

震濟南人，辨博能文，武帝朝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後使南越，卒時年二十餘，世號終童。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五蹄，每足五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復合于水上。帝異之，物博，謀群臣終軍對。

南溪云此篇詞氣高古雅

健自具秦漢

以上作手風

彩無小許容

氣能度比之

宋明文宇氣

格自別是時

勢風俗所以

使然

攝收也

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越地及匈奴各王有率眾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

南越竄屏段葦與烏魚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

既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薦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

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慕票

騎抗旌昆邪右社從中國化也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此句總收上南

越北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煥賢縣賞待功能者進

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謂不堪職任者勞力歸農也刑於宇內矣刑法

法於履眾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猶不自足不自專也

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

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

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

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

宮燔祭天瘞祭地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塞答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

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伐紂時白魚入於王舟

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

饋以充祭且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

日明善改定告元改元年以告神祇苴白茅作席也於江淮發嘉號于

三宮明堂辟廱靈臺也

賈事也

燎周禮燎祀燔燎而外煙

禮記卷之六

營丘以明姓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

逆也象諸侯畔逆魯僖公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退

亡國之餘欲圖伯業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白魚登舟

順也象諸侯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師古云下動淵魚各

以類推今野獸并角并合也獸皆兩角明同本也衆支內

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

衣裳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疾

之耳斯拱手而待之言即至也

王之臣評其文若不經思而尺度音節不失其年甚少而

所就寧止此哉

報燕惠王書

樂毅樂毅本魏人

之後燕昭王屈身下士毅臣事之昭王子惠王立與毅有隙毅西降趙趙封毅於觀津号曰望諸君後惠王悔之使人讓毅乃報以書謝之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

昭王有害足下之義恐損惠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

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

敢斥言惠王故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鳳洲云侍御二句一篇大指中間多是說此二句

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

南溪云此篇因他責讓便吐其肺腑語語謙遜字字誠實無驕泰意臣義自見此其品流文字而高千千古處處之於是

職也

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

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李云成功立名是一篇字眼臣竊觀

先王之舉也觀昭王舉措○鄒云此下見有高世主之心

超出故假節於魏言假魏節使於燕以身得察於燕得以身容察

云毅緣此先王過舉則之賓客之中使毅得前立之群臣

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迂齋云毅緣此臣竊不自知

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西山云此下叙所故受命而

不辭先王命之曰鳳洲云奉命承教之語先後疊見正是

以齊為事謂伐齊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桓公霸而最勝

之遺事也其遺風獨勝於他國練於甲兵習於攻戰王若欲伐之必

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

魏之所欲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趙

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使趙復命以天之道先王之

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同昭王盡河北之地濟

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

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

南溪云臣竊不自知可幸無罪句謙遜誠實所寓筆意高妙可泣鬼神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白

東龜年云太
呂齊鐘名故
器設於寧臺四句見又法○齊國器太呂陳於元英宮故

鼎齊所得燕
鼎曆史國策
作曆曆室律
曆之室又按
曆音曆曆室
亦燕宮名其
字从厂从二
禾與磨字不
同

鼎反乎曆室燕之曰鼎復歸于曆室○西山云薊丘之植
植於汶篁燕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或云竹田自五

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稱先王正見先王以為慊於

志慊快故裂地而封之封為昌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

自知又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遷齊云此毅所以

受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

秋能立功業而不廢弛故名著○鳳洲云此處蚤知之士

名成而不毀故稱之後世有先見之明能成名而若先王

之報怨雪恥報齊怨勇萬乘之疆國夷平收八百歲之蓄

積齊自大公至湣王八百餘年其及至棄群臣之日昭王

曰棄群臣此言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廢

孽雖庶生孽子施及乎萌穎至賊皆可以教後世遷齊云

有調度慎不忽之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作于始不善始者不

必善終始之善不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王名闔閭而

楚王遠迹至郢吳破楚昭王夫差弗是也夫差闔閭之子

為賜之鳩夷而浮之江殺子胥盛以鳩夷而浮江流○遷

王○馬觀曰以闔閭比燕昭王以夫差比惠此段援引

甚切而詞法蒼練引子胥一段悽惋感惻所謂長歌之悲

夫差取馬車
為鳩夷受子
胥沈之江
應劭曰鳩夷
搗形師古曰
即今之盛酒

鳴美勝

勝於兵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夫差不省子胥先時論諫可以立功故沈

子胥而不悔沈子胥于江而不悔悟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子胥

識夫差度是以及至於入江而不化子胥不知退至干沈江

不自去燕之意夫免身全功教去燕故曰免身全功不取肯燕之意

以明先王之迹彰明昭王臣之上計也離也毀辱之誹謗

墮先王之名墮壞昭王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

為利即所謂乘義之所不敢出也迂齋云叙所臣聞古之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茅鹿門云交絕

言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西山云此結一篇之恐侍

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

王之留意焉鳳洲云以戰國反覆之世而有如教觀其

鄒東郭評教此書自陳其功罪意思委曲而詞氣謙避

林次崖評古人告君自伊訓說命及孔孟下至戰國之蘇

張皆是對面立談無以書寓書論事首見於鄭

子產晉叔向蓋由越國然猶與其臣未與其君

越國寓書於君始於魯毅自後着秦李斯漢鄒

陽成祖為之是皆弗獲面君不得已以書通至

樓迂齋評此書可見燕昭王無毅君臣相與之際畧

李性學評樂毅報燕惠王書諸葛亮出師表不必言忠讀

之者可想見其忠李令伯陳情表不必言孝讀

太宰純云按魏文侯廢太子擊立心子訴為嗣封擊中山二年莫往來其傳趙會唐為擊使見文侯誦擊所好詩文侯感悟復立擊為太子事見韓詩外傳及說苑故魏乃孟孫家臣秦

點註續文章輯 卷六

西把之事見韓非子與中山相自為二

事今言中山放魔之相未

謹所出陳子昂感遇詩吾

聞中山相乃屬放魔翁蓋

合用二事耳元美之言本

陳詩歎

南溪云權勢爵祿古今人

所爭求然仲連則建德

受不受是以當時其名望

高出于儀秦髡衍之上為

天下所深信故燕將一得

仲連此書感激以至自秘

是有不惟文辭之美能感

動人心者可見

之者可想見其考杜子美之詩黃魯直之文亦然細味自見

王鳳洲評看他自叙當日君臣真有刺葛魚水之歡其一

念不肯嗣君中山放魔之相要莫之過而肝腸畢露

可謂有德之士戰國之士如樂毅豈可以孫龐吳田之徒

視之哉

遺燕將書

魯仲連

人好奇偉倣儻之策不肯仕官游趙會秦圍趙急魏遣新垣行說趙請帝秦仲連見行曰秦為帝連踏東海而死尔素軍聞之却五十里齊田單問策於仲連言於齊王欲歸之仲連逃於海上○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說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仲連乃為書而矢射以射城中遺燕將

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

先身而後君渾融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

忠也應前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應前功廢

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應前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此獨遺忠字古人文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

不再計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俗同二字語簡意盡

此句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懼之齊無南面之心楚魏在

齊有燕難不急此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即聊城

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秦不敢

東面。不攻齊也。橫秦之勢合。齊秦連和，故曰橫秦。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

陽。亦不攻齊也。存濟北。言右壤斷棄而不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計必為

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聊城不救，齊無天下之規。規猶謀也。

楚魏退無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言彼此相持期年之久必敝。即臣見

公之不能得也。勝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此總結上文言

聊城終難守也。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此下言燕不上下迷

惑，栗腹將誤以十萬之眾五析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

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

不足恃，國敝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

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公輸班為雲梯以攻宋，九設機變，墨子九拒之。

班之械盡，墨之守固，有餘出淮南子。食人炊骨，上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兵起

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動之不如罷兵休士。

全車甲歸報燕王。此勸之歸燕。○此段皆誘惑燕將之辭，非實事也。燕王必喜，士

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

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也。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

其國俗。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此勸之歸齊。○

胡云：意思明快，詞句老練。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穰侯封陶，商君封衛，世世稱寡。

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結上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

能立榮名。此下引古昔管仲射桓公中鈞篡也。遺也。公子

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足械梏手械辱身也。茅云把篡怯辱

智三。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鄉使管仲窮抑

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則亦名不免為辱人

賤行矣。臧獲罵奴曰臧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

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取不死。公子

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

高天下光燭鄰國。上云戰國上有二其一儀秦輩挾權勢

輕爵富為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

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

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

侯。曹子以一劔之任。刎桓公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

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

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工

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主意歸故去感忿之怨。立

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悁音淵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

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鄒東郭云此篇文勢從橫詞法叢密如大將軍兵劍戟森嚴而伍列願公擇一而行之不素者

蘇頴濱評戰國遊說之士非從則橫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於利仲連辯過儀秦氣機會排難解紛如決瀆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鄒東郭評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魯連子特為齊計耳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然勸以休兵歸燕又勸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于其文而弗察

林次崖評燕將以孤軍守聊城期年而齊不能下得仲連此書不忍能燕而自殺其賢過於田單信物為天下士矣

唐荆川評余按戰國之時以魯仲連為天下士然余觀射聊城書至燕將之自殺而盡城中之人為單所屠者未嘗不讀其文而憤然惜也夫士人不幸生斯世度能為伊周則行之不能則去之舍此二者又欲以意氣口舌巧立功名于頃刻間此俠士遺習所謂天下士者不若是也或謂書乃偽作然附矢遺書實已有之何暇辨之其殆魏主所謂強作者與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前漢鄒陽齊人

初事吳王濞後去從梁孝王游○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智略慷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茅云此等家數

南溪云此篇惟西漢有之東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中間每段用京以下無有師古云精誠感天故白虹貫日然太子尚疑而不信也

白蝕昂昭王疑之歷也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誠變天地

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要上二事殆不足述特為今臣

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其計議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

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

之昔玉人獻寶楚王則之楚人下和得璞玉獻之武王復

獻之文王玉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至成王李斯竭誠胡

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暫收上意

大有力量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

聽以其計謬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

胥鳩夷臣始不信迺令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有

曰白頭如新初相識也傾蓋如故見如舊識何則知與

不知也此知與不知是故樊於期逃秦之燕於期為秦將

荆軻首以奉丹事也藉假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到以卻齊

而存魏王奢齊臣亡之魏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

法高妙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

燦爛翠羽明所以去一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

極力如化工無

出此文情筆

姿萬態錯綜

圓轉天矯千

行起承轉合

法開闔復比

其胸於期從

其袖右手持

臣因左手持

王必喜見臣

獻於秦王秦

將軍之首以

荆軻曰願得

其胸於期從

其袖右手持

臣因左手持

王必喜見臣

獻於秦王秦

將軍之首以

荆軻曰願得

也是以是二字一轉又覺快然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

尾生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燕白圭戰亡六城

為魏取中山主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何則誠有以

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駢馳

奇決提駿馬也生七日而起其母白圭顯於中山以技中

而重蘇秦雖有讒言更食以珍味白圭顯於中山以技中

頭也入惡之魏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

剖心析肝相信也豈移於浮辭哉自語有曰至移於浮

與不知意以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入朝見嫉又是此段主意以下皆覆明此意昔司馬喜

贖脚於宋時人被此刑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析齒於魏卒

為應侯范雎嘗隨須賈使齊齊王賜雎金十斤及牛酒賈

睚折其骨而損其齒雎詳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

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

徒狄蹈雍之河轉得便○申徒狄殷木人諫而不聽負石

雍而後徐行負石入海行周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

於朝以移主上之心言雖不見容終不苟且夾親故百里

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

國戚為人飯牛扣牛角而歌時遇齊桓公郊迎此二人者

客聞其歌聲之善命後車載之封戚為相

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

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茅云文字駭快真好詞采且段

段相承無斷續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

逐孔子即受女樂而孔子行之事宋信子丹之計囚墨翟子丹子罕夫也事未詳

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

金積毀銷骨也鑠銷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是以秦用我亡說毀積久骨肉為之銷滅

人由余而霸中國又一轉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齊任子臧故威

王宜王強盛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

觀垂明當世公聽無私也並觀無偏也尹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偏聽生姦又是此

段主意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

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宋象管蔡是矣象有欲殺舜之暴管蔡有流言之惡

以丹朱為仇敵未聞○上而又意凡三人後至此方收

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倖而三

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這是以字似按不得上文然意思是說監前事而為善意則相從○燕王會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國乃大亂田

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穢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

墓紂剗妊者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此段先

提起方轉下言齊晉善用士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

侯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文公踰垣而走寺人

勃鞞勃鞞知公之故求見公公遠見之齊桓公用其仇而一

匡管仲嘗射桓公中鉤公卒用之何則慈仁殷勤誠喜於心不可以

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

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兵而霸中國遂殺其身踐

舉國政屬大夫種及平吳諸侯畢賀種是以孫叔敖三去

相而不悔又轉應上面即收孫叔敖楚之處士虞丘相

之也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仲賢楚

知其非己之罪也王欲以為相使人往聘之子仲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

懷可報之意七有功可報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

終與之窮達無愛於上於士所求則祭之犬可使吠堯而

蹈之客可使刺由厚則無不可使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

王之資乎言士必為用示已必有以報王文勢甚然則荆

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軻刺秦王不成

沈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

能吳王曰諾明且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

吳王偽加要離罪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

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

困離奇言曲也抵蒂也輪困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

先為之容也。詞氣恢廓文字奇崛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

珠和璧祗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

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

伊管之辭懷龍逢比干之意。句句照上有情所謂回而素

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達也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

襲按劍相眦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

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言聖王以規後世獨化於陶鈞之上陶

名模下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下而不牽乎卑辭之語聖人有深

即行之不為不奪乎衆多之口。此段先以隋珠和璧枯木

而七首竊發。軻既至秦以千金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

乃免七首其頭類七故曰七首短而便用也周文王獵

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西伯出獵見呂尚坐茅而秦

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太公望道途卒遇共成何則

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上

長譬曲喻至此始明目張膽而正言之今人主沉諂諛之辭牽帷牆之制使

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漢書音釋為左右便辟侍帷牆臣

妾之所止牆臣之所居也飽食牛馬器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而不留富貴之

韓非子卷之六

樂也鮑焦怨世不用己采蔬于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此

已終不肯貶志求合以結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之要其自負殆不小矣歌墨子迴車朝歌者不時也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

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

南溪云以忠信二字始之

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

下者哉師古曰堀與窟同無水曰藪徐中行云鄒陽書前實後虛韓非說難前虛後實此綴文之妙所以

故終之以忠信二字此是文章結收正則

冠絕古今鄒東郭評此書援古証今累百千言詞雖繁而不亂意

林次崖評意思千翻百轉如九級浮屠愈出愈高詞源如

萬里黃河滾滾不竭終歸大海此等文章自是

元氣未漓時人手作非後世操觚鑿意者可到

然其間援引人事多是戰國權謀之習蓋值聖

祖學絕之秋要末可盡律以大道學

者但取其長末可以少疵短之也

胡思泉評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浸漫於偶儷蓋其病

也然其論諛毀之禍至痛切可以為世戒

李九我評獄中書逐客書皆快傾危之術震駭人主李斯

云逐客以資敵鄒陽云士有伏死巖穴中耳則

人主安得不且駭且愕復斯爵而客鄒陽也故

曰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老泉之言此為左券

答蘇武書

蘇武字子卿京兆人使匈奴留十九年歸拜典屬國

李陵前漢李陵字少卿

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

屈乃降匈奴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

漢陵作此書答之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云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告之因鬼遠尊之意也及

群臣庶子相與言殿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勤宣令德策名清時謂君

簡書臣

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

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懇懇有踰骨肉陵

雖不敏能不愧然

林希元云此段叙所寓之悲慘切動人然韓生有言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徒悲

何益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

但見異類韋鞬毳幕以禦風雨糲肉酪漿以充饑渴韝古

臂衣也毳音次去聲毳幕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

邊土慘殺慘毒也裂分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

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笳者李伯陽

也傳玄笳賦序曰葭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

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上念老母臨年言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左傳蔡子

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云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負國恩為世

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頓挫身出禮義之鄉

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

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即廣之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

南溪云此篇詞氣凜冽悲壯自帶塞北風韻雖以過激豪氣所發亦自致然耳

又云犯罪悔罪自首其罪不罪雖降罪非降此是一般道理然漢主不審陵情偽偏信遂說

妻至一家無惟類以斷其罪降復歸之道何其慘烈哉苟有人心者孰不怨恨縱不怨恨陵如復歸身受大戮而終無益國家於是

采陵之情事可知可悲

東龜年云域恐魁字之訛又云又自悲矣四字屬下讀

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胡云降虜何功罪亦不小區區之意每一念至

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刺七亦切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

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

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觀來相勸勉異方之

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

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

謂武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

之師出天漢以漢配天此美名也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眾對

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擐

旗追奔逐北師敗曰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梟帥六博之梟使

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自昔先帝至豈易為力哉是一大段

高柔自解文勢縱橫不可摸捉陵也不才希當大任不足意謂此時功

難堪矣堪勝也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軍

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

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初良痛決命爭首漢

云陵與單于連戰士卒傷三創者載輦而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

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徒空也空手奮擊爭

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也燕丹

子曰太子歐欽飲淚○三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

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賊臣管敢也管敢為軍候被校為

軍敗陵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

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茅云然猶兩字豐用四

也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言處險地

也而執事者云云漢朝執事之人○呂苟怨陵以不死陵不

死罪也然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茅云數

頓挫亦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

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前書云陵前為

以然者冀其驅醜虜雖然南馳故且屈以求申若將誠以

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林云既已為臣而又發

前輩已有定論報恩國主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

死三敗之辱此段借喻明不死之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

之羞吳王發精兵擊越敗之越士乃以餘兵五千入棲於

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遂伐吳吳乃請成後四年越復敗

吳吳王自殺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

遂邑之地以和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既盟曹

沫執匕首劫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

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侵地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

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云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

教軍于為兵以備漢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漢書本傳漢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迺李緒

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降匈奴而單于客遇緒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此陵所以仰

天推直追切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

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摯韓彭蒞醢蕭何為民請死上怒下廷尉械繫之

有人惡樊噲黨呂氏上怒命軍中新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陳豨反韓信欲應之事竟呂氏使武上縛信斬於

長樂彭越反高祖遷處蜀呂后徙長安來白上誅之遂令舍人告越反夷三族黥布傳薛公云前年醢彭越往年殺

韓信趙鼂錯受戮周魏見辜七國反袁盎言斬錯可以罷兵遂召錯斬東市周勃免相

肉醬也就國常被甲持兵自衛人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其餘

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

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

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子謂范蠡曹沫言上能者被囚戮不如

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此段叙漢待功

臣之薄復引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

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貴臣即衛青與廣擊匈奴

廣願居前青不許廣懷慍引兵出東迷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伏廣嘆曰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

今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刎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

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

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年丁老母終堂也。生妻去。

惟婦年少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鳳洲云蘇武賞不酬功而心無

怨是不見父母之悲。所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

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

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藉以白茅。以為社。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

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嘉子之勤而妨

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茅云詞雖過激。然文勢頓。伏波瀾騰湧。自不可及。親戚

貪倭之類。悉為廊廟宰。頓。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

誅。陵以不死。轉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

太宰純云。按二百萬。謂錢二千貫也。典屬國。掌書夷降者。

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州

云陵謂漢亦負德。其忘君之罪。必不容辭。然詞氣豪邁。雄視萬夫。如其文而已。自不可及。昔人有言

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上。豈復能眷眷乎。言陵誠能

安。按死事主上。豈復眷眷念陵哉。男兒生已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

能屈身替穎。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詞雄。刀筆之

吏。獄吏也。弄文墨。即舞文也。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

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

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謂霍光上。官桀等。勉事聖君。足

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娶胡嬪生子名通國。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

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鄒東郭評此書意多謬妄或謂非陵所作余獨取之者特以其辭氣勁健而頗有懷故之情耳

林次崖評李陵此書強自分疏本不足錄然一氣呵成無雕剗斧鑿痕可見西漢文字

茅鹿門評李少卿有所為之言恐亦本心從以衆憤之故竟成不白之辜情亦可哀而詞氣悠揚反覆曲折豪宕疏通誠

王鳳洲評反覆曲折首尾相續敘事明白讀之令人感激悲痛者得豪氣猶未盡除

後出師表

諸葛孔明時

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表

先帝瀆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備安亮云孔明屢以先帝託臣為言直是明已

之才固當知臣伐賊可託以釋後主之疑且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

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

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入不

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備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

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後王

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亮關中響振又務於東曹休東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

兵法求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

謀臣淵濊然涉險被創音憲傷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

臣

蜀志本傳不載後表孔明異傳載之

南溪云此篇

未刪去叙出

當時急務以

辭明切意思

忱慨浩然正

氣磅礴天地

不載之下議

此猶有生色

是雖其忠義

感人之所致

抑又由文章

巧妙無所開

然也

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

劉繇揚州刺史王朗會稽太守

一也。劉繇王朗皆當時名士各據州郡能談王霸後盡各

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

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孫權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

也。條陳利害繼繼石畫而諷諭之意不一而足曹操智計

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駉駉孫吳然困於南陽操與張繡戰於宛為流矢

所險於烏巢表紹拒操于官渡紹輜重萬餘在故危於祁

連西域偏於黎陽黎陽在河朔袁譚據之操綏敗北山伯

山也夏侯淵敗操象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趙雲遇

駭跡踐陸殆死潼關曹操討馬超韓遂於潼關操將北渡

漢水也人來奔操軍天下如雨諸白操然後為定一時耳況臣才

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

不下四越巢湖不成合肥東南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

任夏侯而夏侯敗亡操降張魯留夏侯淵屯守先帝每稱

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閣芝丁立

白壽劉邵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衝突

無可前者寶叟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戰死○亮南征南

張魯字公祺沛國人祖父陵客寓

異傳作朝

而用之。實叟青羗皆此屬也。散騎武騎皆騎。此皆數十年

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

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

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駐與行。勞費正等。駐則有守城之

之苦。而糧食財用皆不可闕。若不伐。而不及蚤圖之。欲以

一州之地與賊持。又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

先帝敗軍於楚。先主十二年。劉璋降先主。乃將其眾過襄

公曰。江陵有軍寶。恐先主搃之。乃釋輜重。輕軍至襄陽。聞

先主已過。操將精兵五千追之。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乃

棄妻。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

西取巴蜀。進兵圍成都。取劉璋。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斬夏。此操之失

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敗。孫權遣呂蒙

種歸。蹉跌。先主復仇。為陸遜所敗。種歸。曹丕稱帝。操子丕

為山陽公。凡事如是。難可逆料。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

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一篇意思全在末一

朱晦菴評。余讀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

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

躬盡力死。而後已。伸討賊之義。盡托孤之責。直

足。以風萬世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

措施布也

羅錦山評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

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真足為法

鄒東郭評疊山軌範唯取前出師表余之續取其後者以孔明忠義之言雖多而不厭也況此表文勢層

疊而意思正大於後學深有裨益者乎

胡思泉評此篇言天下事勢成敗相因利鈍相禪非意料測度之所能前定唯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先

危後安不可苟偷為便讀此可以見其忠肝義氣誠欲圖報於先主之知己者也

張南軒評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

逆睹於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就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

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

陳情表

李密 李密字令伯父

早亡母更適人密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帝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遷漢中太守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

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

歲不行零丁孤苦無所依倚○首叙辛苦之情固至于成

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祔薄晚有兒息外無暮功彊

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孳孳子結立形影相弔唯形

自相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

洗馬前漢書

百官表注國

語曰句踐親

為夫差洗馬

後漢書云職

如謁者太子

出則當直者

在前尊威儀

莊子杖藜而

應門

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

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

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太子非臣隕首所能

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怠郡縣

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

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狼前二足短後二足長伏惟聖朝

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

臣少事偽朝李密本蜀人先主帝室之胄紹漢正統名正

郎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

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迫西山氣

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

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追切之情堪以流淚是以區

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

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言更婉曲動人烏烏私

情願乞終養烏返舖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

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

南漢云忠子君上孝子父母甚身故事其功名著世而暗於大義

俗謂古有之此輩固難

共論表齊之心蓋李密亦其人耳乃稱

蜀曰為朝亦何足深怪雖

然此事不可以為世教則

君子論而不措也

區區猶勤勩

廢遠謂廢養而遠離祖也

二州梁州益州

抗杜注德也

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魏武子有妾病

謂其子穎曰我死嫁此妾病亟又曰殺為殤及死穎曰寧從治時命而嫁之及秦晉之戰魏穎見老人結草以抗杜

回回躡而顛遂獲之後穎夢老人云我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從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臣不勝犬馬

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僧冷齋評李格非善論文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李令

陳情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此公在後漢之末初求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

主

鄒東郭評此篇文意哀切詞句老成每不見錄於大方家

卻聘書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召故宋江而招諭使

才者甚急御史程文海薦之枋得遺此書卒不行謝枋得翁正春云

謝疊山殆迹微達二十餘年不蒙委用及遭宋曆垂終憤不顧身崛起敗亡之間百辱不渝用拯國

難既送母汪濱乃授命燕士豈以知遇厚薄為輕重哉故有夷齊四皓之說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

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蒸藜含糲于大元

之名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

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為大元之游民矣莊子

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莊子

天道篇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世之人有呼我為宋之連播

南漢云奪國者國賊而一國公讎也義固不可共戴天凡人之媿辱莫大於失國事雖故識者恒憂之其視國識于視身又能當國難殺身如歸國人苟舉如

此雖有大賊無處施術國
休安如泰山
倘以惟利是
求見利苟合
存性命事安
逸為風尚必
至矣國事離
恬然不取是
以古今識者
稱賞節義之
士不一而足
正為此耳學
者能讀秘傳
此書思過于
半

臣者亦可呼我為大元遊惰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
亦可呼我為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為輪為彈與化往來蟲
臂氣肝隨天付予莊子太宗師篇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
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
哉云云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若貪戀官爵昧于
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
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
士死表于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而生之年唐
之云其詞甚
厲其志甚決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
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于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

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宋史氏評謝君嶽嶽以全臣節宋末之卓然者也
觀其却聘書當與採薇歌共垂不易

點註續文章軌範卷之六 終

點註續文章軌範卷之七

明 東郭鄒守益批撰

漪園焦 竑評校

九我李廷機註閱

日本 南溪宮脇通赫 輯補

小心文

樂書贊

司馬遷

南溪云此篇
文法整齊義
理明白史贊
中特傑然者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
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起句便見遷
知樂之本

宮屬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
商是金金為決斷次官如臣次君者也
角居官羽之中比君為劣
比物為優故清濁中民之象也
徵為事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
羽冬物聚又為水最清水之象也

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得樂之神此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應前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得樂之趣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

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此段意思明快且舉禮樂並論是借容形上法至當不易之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結更有意味

鄒東郭評馬遷究樂之精以立論意思淵造而詞法婉微三復讀之始得其趣學者必識此論而後可以語名家之作

唐荆川評前半篇得樂之神
後半篇得樂之趣

胡二溪評余讀太史公樂書見其舍奇論治卒乃惓惓於
使人聞雅頌之音言仁義之道未嘗不嘆其深
遠而有識也蓋古者功成而後樂作後世中常
之主日尋于戈殘民以逞娛心自遂快意恣欲
樂之實先亡矣乃君臣相與修其律度繡繆其
聲容而曰吾作樂以和天下此禮樂之所以不
興也而遷知舍音律而求中之
正心之間可不謂識其本與

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

往之王慎中云千古名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

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敬敬也回遲留

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

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

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茅坤云此篇僅僅

陳仁子評居今日而贊孔氏夫何言哉以六家並論之史
遷似亦溺於流俗者而能尊孔子以世家置老

子於列傳其見不亦卓乎先黃老後六

羅大經評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

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

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如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
周景頹之類失之矣前世王景畧近世范景仁
何嘗以景為仰哉真西山舊宗
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范睢蔡澤列傳贊

司馬遷

南溪云初述
想像次述實
見次述德及
信以至聖斷
結之簡短而
盡者莫過此

祇回索隱曰

本亦作微迴

義亦通

折中王師叔
曰折中正也
宋均曰折斷
也度中當也

韓非子五蠹篇

南溪云因困危乃激昂因激昂乃成功名是此篇主意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睢

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

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

垂功於天下者固疆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

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

乎樓云三個然字為轉語當看

趙恒評太史公贊意有三節言二子入秦取卿相垂功

於天下乃因強秦之勢亦如長袖之善舞多錢之善賈然士亦有偶合命為之也不然賢如二

子亦多矣而不得盡意者又何限也然二子之功因激而成其初之困危亦甚矣士之處困可不自力乎

張耳陳餘列傳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

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揚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

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不待回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

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裁抑名譽

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王偉曰四相字相應

皆有

王維楨云太伯延陵始終以信不虞無所利也是太史公一篇本意

蒯伍江息夫傳贊

班孟堅

南溪云太伯不惑利者延陵季子不失信者使外二人以証張耳陳餘不賢正世傳謬妄筆致簡嚴句法婉曲又云四相宗會二人均一無優劣意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此句似多一篇名目崩通一說而喪三僞應劭

曰烹鄴食其敗田橫驕韓信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

主忠不終而詐讎誅夷不亦宜乎引伍被當誅以明崩通之幸書放四

罪舜典詩歌青蠅小雅○又問此二句則文勢優游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

子翬謀桓而魯隱危子翬謀桓左隱十一年樂書構卻而晉厲弑歷叙

利口之禍○諫書豎牛奔仲叔孫卒豎牛奔仲昭四年邠伯毀季

昭公逐邠伯毀季昭昭四年費忌納女楚建走費忌納女昭十年宰

嚳譖胥夫差喪宰嚳譖胥史吳世家李園進妹春申斃李園進妹上春申君傳

官訴屈懷王執上官訴屈屈原傳趙高敗斯二世縊趙高敗斯二世始皇本紀伊

戾坎盟宋痤死伊戾坎盟左二十六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

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句法蒼健

文勢層層讀之見其步驟謹嚴不見其贅是老學老識文字

鄒東郭評此贊詞簡事悉曲盡利口覆敗之迹人君讀此自當知所驚懼

王鳳洲評文可百餘字而援引詩書詳核故實且句法蒼

中第一文字學者熟讀此篇下筆自有警策處最易動人

言傳喜書傅喜字稚游河內温人官至大司馬封侯何武前漢何武字君

公蜀郡郫縣人成帝時為大司空封沘鄉侯哀帝時策免就國復召為御史大夫王莽陰誅不附己

者武以誣自殺

東平王祝詛上欲求非望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首叙傅今以寢病一

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議論不合於定陶太

后。哀帝母。先以傅喜說。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

社稷之衛。此十六字尤的當。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

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

萬。只舉子玉一人言。四句一疊說。鄰國不以為難。一

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

之衆不如一賢。此二句總意。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

金以疏亞父。又引証申上意。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

之廢興也。茅坤云有興世教文字。

鄒東郭評武之書字不過百餘。而人才用

丁南湖評何武不附賊莽而舉公孫祿為大司馬。則其節

義在朝廷。隨厥所至。而有去後之思。則其功澤

在生民。且此書數奏詳切。援古証今。不避太后

侃侃陳辭。漢末人材斯為顏波之砥柱矣。而卒

死於莽。手惜哉。

茅鹿門評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深得奏書之體。且中間許

多曲折。許多探縱。須三復讀之。纔見其佳。

王鳳洲評凡讀古人文字。不可以其浩繁難讀而委置不

理。又不可以其簡短易讀而畧不經思。如何武

梓人傳

柳子厚

劉禹錫詩世道劇頽波。砥柱石柱也。

裴封叔之第。裴封叔名瑾子厚之妹夫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備

隙宇而處焉。隙當作隙寫轉作隙去逆切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

斲斲之器。斲音籠磨也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

深圓方短長之宜吾善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

一字。茅坤云一篇議論就包含在此數句內故食於官府

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

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

祿嗜貨者。步驟甚工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

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

有闕世教者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

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

剡刀者削。句法可愛○叙梓人之能可謂曲盡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

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

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

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

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矣。兩句收盡前意繼而歎曰彼將

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

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

漢志十文為引用竹為之厚一分廣六分

穀音構樹名

南溪云此篇說梓人伎倆處新奇極工至說宰相處或分截或總合皆步步照應大小相比利害兼奏曲折精利流暢圓活是右柳

有闕世教者

有闕世教者

有闕世教者

有闕世教者

有闕世教者

有闕世教者

有闕世教者

有闕世教者

有闕世教者

點生書讀文章九卷七

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意思始露出。○褒美再

相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

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

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

方伯連率。與帥同。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云十國以為連。連有帥。郡有守。邑有宰。

皆有佐政。殺相道之合。梓人處凡五。段文勢層層措詞有法。其下有胥吏。又其下

皆有畜夫版尹。以就役焉。版尹。掌戶版者。猶衆工之各有執技。以

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頓指而使焉。條其

網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

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上。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

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

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段段照前。有法能者。

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

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

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

國理矣。茅鹿門云。委任群職。卒以坐享成功。彼秉鈞持

衡之相。向憚而不為。耶。聞子厚之言。可以宵矣。相

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

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譚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

名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沈德潛云：文用。

反勘則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意益明。

東龜年云：本集聽聽作听。

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文法比以上較長，正得未掉之法。

听蔣之翹注：听魚隱切，听听然笑也。

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以主為室者，喻人君任相，又別有一種奇思。

道謀詩小夏

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挾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也。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

此山陽云：得此一問答，乃不極是化板作活法。

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收得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審察五材，曲直方面，今謂之都料匠云。

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鄒東郭評梓人，特技藝之末，而柳州通於相道之大，是至微之事，關至大之理也。非有識不能作此文。

周禮考工記：曰審曲面勢，以備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

鄒東郭評梓人，特技藝之末，而柳州通於相道之大，是至微之事，關至大之理也。非有識不能作此文。

王荆石評此借梓人之作室以規相天下者蓋隨材授任
宰相之職也梓人則能隨材之大小以為作室
之用為宰相乃不能隨材器使以為國家之
用不厚愧乎是立言之意也可謂垂世之文
王舟州評子厚諸記尚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峻有味者
梓人傳抑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職居簡握要
收功用賢在於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
有萬鈞之力可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發
而無味發者死而易
厭矣其文奚其文

儲同人評分明一篇大臣論借梓人以發端由實入主非
觸而長之之謂也王舟州乃云形容梓人處已
妙只一語結束可也喋喋不已復而易厭如舟
州言是認然為梓人立傳而觸類相臣失厥指
矣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前漢王褒字子

頌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

淵蜀人○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褒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樂職謂百官百姓樂得其常道也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荷負也旃氈也獸毛之褥也被服也純絲

也繒帛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太牢

第一節

牛也○楊慎云今臣僻在西蜀生于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

第二節

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中情素記曰恭惟

第三節

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此二句乃一篇總也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

也始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

骨終日矻矻健作勞極之貌○何孟春云借工馬及至巧

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錐巧冶鑄匠干將

者淬燒劍令熱漬于水中以取利也鋒刃水斷蛟龍陸刺

犀革忽若簣泛塵塗利劍斬斷蛟犀若易也如此則使離婁

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音禾百丈而不溷者工用

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傷壞馬口而不進於

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良馬名馬怒且

李善本樸作
南溪云此篇
雖非漢文甲
科然整齊文
嚴典雅明以
自有後世不
可及者

有餘氣常揭膝而行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王良韓哀古善

也縱騁馳驚忽如影靡如日影沒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如行

小塊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疾者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遠

哉人馬相得也茅坤云工用相得句人馬相得句與下文

法主之故服締絡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

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

主之所以易治也海內也是以嘔音嘔喻受之嘔喻和悅貌開寬裕

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此一段就夫竭智附賢者必建

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公躬吐握之勞引古故

第四節

有圍空之隆

成王封伯禽于魯周公戒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

之士也文子曰法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漢書梅福傳注師古曰九九

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所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若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况賢于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還而並至矣匡合即由此觀之君人者勤于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

九九

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

就賢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

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

悃誠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

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大公困於鼓刀屠百里自鬻甯戚

飯牛罹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

則見聽

言清句間見疊出交覆熟讀一唱可以三嘆進退

得閱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外本朝離蔬釋

躋而享膏粱

與幽也潔狎也辱汗也離此蔬剖符錫壤而

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

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

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

雲虎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肅動于巽林二數相感故能

運風

聖主賢臣說

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

之蜻蛉蜉蝣深

畧也渠畧甲下有翅能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乾卦之

飛夏月陰時出地中

第五節

文選閱作閱翰曰閱猶用

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之德頌故天下萬物利見之詩大雅文王篇思語詞皇美也故世平主聖俊人將自至至此方正說賢聖相遭之不偶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

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籟鍾逢門

子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

音韻和合弓矢必中亦未足以論君臣之意也

上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翕然交欣千載一會論

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

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字字警心化溢四表橫被無

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

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

優游之望得為君之道莫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此段得儆戒之意

而已非徒文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

地之平而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

偃仰屈信若彭祖吮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

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

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按宣帝是時使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

莊子天道篇

莊子刻意篇

詩大雅文王

故褒此頌及之庶幾所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

謂異言者得諷諫法

其以寧也

章大吉評此于漢文當列丙科

胡時化評起四句設譬自叙第一節且謙辭叙應詔之意

第二節勸宣帝審己正統第三節方論賢者國家之器用第四節論聖主得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論臣主相得之美時

上頗好神仙故末段不取彭祖喬松之事得入臣規諫之體文之有益于世主者

五代梁后唐

五代史伶官傳序

六一居士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此是斷案○起句便含下滿招損意

后唐莊宗

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

論存勳本沙

言晉王之將終也序來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

昌唐咸通中

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

以功賜姓李氏父克用封

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

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

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此言其盛方其繫燕父子以

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

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

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

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茅坤云此段抑揚悲壯令人感歎

書大禹謨

南溪云此篇一讀知盛之易衰勇之難特為之悚然此非得文字妙處不能使人感動到此

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引書証得失自人憂勞可以興國逸

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

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

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

哉冷語妙○以豪傑與伶人對言可見盛衰得失懸絕如

此○收拾綫句甚有傲省人處○茅鹿門云此等文章

絕調千年鄒東郭評此篇為伶官而作篇末數句方絕說出愈見此

與蓋寬饒書

前漢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以明經為郡文學累官至司隸校尉

庶子王生

庶子

王生書出漢書蓋寬饒傳庶子太子庶子史闕其名

南溪云此書簡潔雄勁詞

意不阿文理不局自見長

者之風非通權門之勢究

達士之情者不能及此

拂首瓶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

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以此數句加之寬饒

亦意正大詞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

雖日有益月有功法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許顯陽云

大義規之意自雅切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

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詞氣激昂○明數

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

也詞雄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此書之正意言足以飾君之

辭文足以成君之過茅鹿門云句句鍛鍊字字雕琢讀之愈快愈意君不惟遠氏

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警之軀臨不測之險華力

俱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顏師古曰曲而不詘大

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此又以保身聳動之胡秋字云咄咄逼人子亦世高上耶○李九我云能作古人詞調而意亦高

鄒東郭評此書議論雅切意思明快深得規觀之法使覽饒能用書之言必不至於取禍矣噫王生其亦識時之士哉又曰披此蓋以危行言遜望寬饒也然則宜帝之時可知矣王生蓋智士逸其名

蓮氏遠伯五子胥伍子胥嘗與贊同按雖執直道遭遇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心不屈撓也吐當沒切相語也

惜哉

許穎陽評規誨之書以詞簡意盡為工此作只一段

倪古石評無一字怠慢無一句塵埃字有深意句有沈

茅鹿門評有精采之思有委婉之詞有嚴毅之体不費詞

不傷氣如喬松老柏古色蒼蒼迴不可及書詞中此為第二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蔣之翹曰王參元元和二年進士但史不得而詳

柳柳州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

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畧猶未能究知其

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

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音漾赫烈之

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滫思酒反瀡音髓秦人澠

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

乃始尼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慍勞苦變動

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

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

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貴顯者蓋無

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

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

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

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

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

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

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

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綏道言

而痛之孟簡字綏道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

而痛之孟簡字綏道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

莊子煬者避
寬司馬彪曰
對火曰煬
老子五十八
章禍兮福所
倚福兮禍所
伏

為灰燼黔其廬楮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
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正回祿神之相吾子也

一篇議論全是寬慰參元且以為回祿則僕與幾道十年之
祿之相吾子即參元亦當願解一慰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

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
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

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見左
傳昭
公十年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

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歸有光云想參元親
在故前云勤奉養樂

忘候也待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
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

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
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羅錦山評東坡眼空一世獨喜陶柳雖遷海外亦以陶柳
二集自隨嘗指柳子厚賀失火書謂黃山谷曰

鄒東郭評此書文體三疊而意思淵邃
余取之以為作舉業論者法
王鳳洲評讀賀失火書極有意致極有力量然負公道一
語君子謂見理未明者夫士君子引拔人材惟

南溪云此篇
可弔及賀之
此所以為

以意思之高朝夕未
與筆力之巧為樂也大矣照上養字樂字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
幹旋得發出之至難任翻
案處是等文字須着意理會

三端謂兵端
華端舌端
唐肅宗時裴
垺為李吉甫
疏人才三十
餘數月用盡
翕然稱為得

後漢順帝時
蘇章為冀州
刺史正故人
清河太守罪

求不負所舉而已。能果足錄如裴坦之進擢。曰友可也。庸庸無取。如蘇章之不私故人。參元果賢且將內不避親。外不避讐。而獨避一知己。耶胡為緘口結舌。寧負公道。不負私黨。寧負足下。不負權貴。而惴惴懼為世嫌。所加也。八司馬之黨宜其及矣。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宋王元之名禹偁元

之其字鉅野人太宗朝舉進士為右拾遺嘗獻端拱箴及禦戎十策文章獨步當時文集五十餘卷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以天道聖人立說是大議論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是知三句收上二節意古之蕭相天下者。自咎

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茅云二句絕妙

借勤字立說要見待漏乃人臣常事非為勤也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

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

鳳門之右。即朱雀門示勤政也。接上勤字乃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

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噉噉鸞聲。金門未闕。玉漏

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君待

漏之意此一句引下一正一反意○用一思字添許多意思。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

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音迷也田疇多蕪。

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

李肇國史補
元日冬至大
期會百官已
集而宰相左
至珂傘列燭
多至數百炬
謂之火城

陰陽風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欺詐日

生以何以字我將字願字來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

且而入字眼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

風於是乎清爽也平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

錢非幸也宜也此段言名相乃思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

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茅坤云巧處子女玉帛何以致之

對上又愛一意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

直士抗言我將黜之茅坤云絕似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

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怡

怡音以假寐而坐巧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政柄於

是乎墮裁帝位以之而危矣待且而入若然則

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此段言奸相乃思之是

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與四句結上二

重以示復有無毀無譽此一轉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

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此言庸相尤有意味相臣只

末庸相一段棘寺周官所謂王外朝之小史王禹偁為文

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未直紀其名以

鄒東郭評宋置待漏院者示勤政也元之之記發揮明悉

于續文章軌範而終之以此篇者莫後學始而

南溪云此篇多用俳偶語体制全非古文然於宰相秦公與權私

論曲盡其情此是百世萬

邦官吏之龜鑒何止宰相

越語欲其旅進放退也

偶語繩切與稱同

勤學終而勤政，歷官宰輔，以待漏下，茲院之意云。
茅鹿門評：此篇言宰相當勸戒之事，無不具備。與溫公諫院題名記均為垂世立教之文。
王鳳洲評：句句見待漏意，是時五代氣習未除，未免稍能然，請嚴義正，可以想見其人。

點註續文章軌範卷之七終

48-13556

版權免許 明治十年丁丑六月十九日

再版御届 同十二年五月八日

補輯人

愛媛縣士族

宮脇通赫

第四大區志小區表神保町志番地

出板人

東京府平民

山中市兵衛

第二大區五小區芝三島町十番地

明
正
德
十
年
五
月
廿
九
日

明正德十年五月廿九日